追忆瑞籍老报人董希凯先生

马邦城

今年 七一 ,正值《瑞安日报》复刊30周年 ,我想去拜访董希凯先生,好了解一些当年他在瑞安办报的旧事。他是我知青战友王新华的舅舅,上世纪50年代,曾担任《瑞安日报》总编,为温州知名的老报人。早年,先父与他交往颇多,我与他也有过一面之缘。想不到临了却被告知,老人家刚于年初辞世,不觉扼腕痛情,唏嘘不已。

董希凯是离休老干部,老家就住在东镇街龙泉巷(现东镇社区涌泉巷)口,他父母相继当过多年的东镇居委会主任,被大家亲切地称做 董伯 董妈。1946年,董希凯就读瑞安中学时,受革命思潮影响,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后来,在同班同学、地下党员李忠贤的引导下,加入革命队伍。瑞安解放后,他告别母校,开始从政。

1949年6月,他被组织派往温州,参加地委干训班学习。回瑞安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被派往杭州,进入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习。1956年,从省委党校归来后,他担任瑞安县委宣传部的理论教员。原以为这个理论教员会一直当下去,谁知未干多久,领导便找他谈话,要调他到《瑞安日报》当总编。也正是这次组织调动,改变了董希凯一生的命运,从此与新闻工作结下不解之缘。提起这件事的原委、还得从一篇,通讯说起。

1956年秋, 蘆希凯在仙岩区罗南乡八水村蹲点。当时,正值互助合作组进行早稻预分。这一年, 互助组喜获丰收, 社员们有了较多的分红, 个个都很高兴。有一位叫做张正伦的老伯, 更是喜出望外, 直夸互助组办得好, 让他家增加了收入。董希凯深受感动, 便抓住这个活生生的事例, 对张老伯和他的家人进行跟踪采访, 深入挖掘, 撰写了通讯《张老伯在早稻预分这一天》。这篇通讯真实地表达了农村丰收时农民的喜悦心情, 后被刊登在《浙江日报》第二版,占据了差不多半版的篇幅。

本来, 在省报上刊登一篇文章, 也算不上 是什么大事, 可董希凯的这篇通讯报道引起



18484 : MIDULLANS T-ATHINANT

了县委领导的关注,认为他这个政治理论教员是难得的新闻写作人才。当时《瑞安日报》刚创办不久,正缺得力人手,于是县委决定要把他调去负责报社工作。得知此消息后,董希凯心里很紧张,几天睡不好觉办报对他来说是全外行,他总觉得自己不具备当报社总编的水平。但县委领导一个劲地劝导与鼓励最后还说这是组织决定作为一名党员必须服从。如此一来,董希凯再也不敢推三阻四,便自觉接受组织安排,毅然挑起了报社总编这副担子。其时,报社就设在仓前街董希凯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下决心一切从头开始。边干边学不断探索钻研,摸着石头过河。

他后来回忆说 那段时间确实难 冯报社领导 既要出点子指挥人 汉要以身作则带头干 更要善于团结全体同志 让大伙儿齐心协力一起干。总之 要与大家同舟共济 迎难而上 创造成绩。经过不懈努力 总算不负组织交给的重任 确保报纸期期出刊 办得相当不错 ,县委领导也很满意。他一直干到1960

年,《瑞安日报》奉令停刊为止。

编辑 陈良和

《瑞安日报》停刊后,《浙南大众报》指名要调他。起初,县领导不肯放人。后来地委组织部下了调令。县里才不得不放人。那时节,董希凯已在新闻战线上摸爬滚打了几年,多少取得了一些经验。写作水平也有所提高,便不再忐忑不安,而是信心满满地前去报到了。

他在《浙南大众报》担任中层干部,负责编辑这一块。也正是那个时候 喜爱写作的父亲与他以及林白、周益林、苏虹等报人,有了密切的 编通往来。当时,报社让编辑定期评选好稿 称做 红旗稿 通讯员若能评上,便寄发一枚 红旗稿 的书签给他。我曾亲眼见过,父亲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好几张红旗稿 书签,据说年终可以拿它们作为评选,积极通讯员或优秀通讯员的依据。

那些年,正当董希凯在新闻界显身手、展才华、有所作为之时,上级突然宣布,《浙南大众报》也要停刊了。这使他感到很失落,也很无奈,毕竟做了这么多年的报人,他对新闻工作已经有了难以割舍的情结。之后,董希凯被调到温州地委办公室当秘书。1974年,又被调到地委对台办工作。1977年至1982年,在温州地区广播局任副局长,并主持温州人民广播电台宣传工作。算是与新闻重新搭上关系。可后来,又被调去当温州市南城区委办公室主任和鹿城区政府办公室主任了。

转了一大圈之后,他最终还是回归到新闻单位。1987年元旦,《温州侨乡报》创刊,组织部门同意他的归队要求,让他到报社担任副总,《温州侨乡报》后来改名为《温州都市报》,在报界创下了骄人的业绩,这其中就有董希凯的一份功劳!他在《温州都市报》一直干到1991年离休。

董希凯先生在他所著的《生命的轨迹》中,说自己是一篇 通讯 定终生 但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报人,他对自己走过的人生轨迹无怨无悔,对新闻事业始终充满着坚韧、执着与热爱!在今年记者节来临之际 本人谨以此文献上,以表对报界先辈的追思与敬仰!

## 我的书房

林新荣



我家是落地房。结婚时,父亲把我的新房安置在三楼。于是后间作卧室,前间就成了我的客厅与书房。

其实是三不像。三张沙发与电视机柜一摆,也就勉强放一个小书架。父亲作为那个年代少有的中专生,在我家建房初期,就让泥瓦工在每个门后的墙壁位置,砌出一个书架雏形。 装修好后,门开时书架是看不见的,门一关,就是个六层书架,容量不少。

我在这里收藏了不少文学杂志。 说起来有趣。这些杂志是我从一个商店 老板那淘来的。有一次。我到店里买东 西。他拿出来的包装纸竟然是一些杂志 散页。于是论斤捆绑都要过来了。不 少杂志上都有温州知名剧作家的签 名。明显这几套杂志的旧主是他们。 它们就这样在废品站辗转几道。最后竟 都到了我的手上。这个过程真是奇妙。

就这样子,邻居与亲戚过来,竟还说:新荣啊,你家竟然有这么多的书,真是个读书人呀!有的说:这么多书,新荣啊,你都有看吗?

女儿出生以后,为了照顾方便,我就把她的小床铺在书架边。从此,这个房间兼具了三大功能。

虽然书房有些芜杂,但并不影响我使用。有一次送女儿上学,我竟送出一首诗来,林新荣急切地从书桌旁站起/咚咚咚地下楼/但他终不忘/替女儿穿衣的间隙/拿起一支笔//7:30分/沁凉的晨光已照到/他的头顶/赶往幼儿园的林新荣/右手抱着女儿/左手提着作业本/斜插在口袋里的诗稿/总是散发着乳香(《早晨片段》)。这诗挺纪实的!

我给书斋取名 悟悦斋 意思 是坐拥群书,能悟到点什么,就很开心!我请了著名诗人流沙河题写。寄 来后,我把它制成匾,挂在书房的门上。 在这个书房,我出版了《羞涩的厚

土》《涉水之痕》《拧亮书灯》三本书。

2004年,我与妻决定把家搬到瑞安。新居有三个房间,可以做一个书房。于是我定制了一个六开门的大书柜和一张写字桌。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的书房。墙上挂的是当年流沙河先生同时期写的另一张书法:写杜鹃诗,做蝴蝶梦。多好的一副对联,非常契合我的心意与心境。

新居在虹桥路。这是瑞安最著名的一条商业街。节日时一楼下的店铺常会播放一些音乐。晚上十点左右,铁拉门开始哗啦啦、哗啦啦地响,那是他们准备打烊了。刚住时,我常被吵得心里烦躁。但过不久,这种声音竟没有了,听不见了 不是真的没有了,而是我的心静了,两耳不闻窗外事 有,也等于没有。

在这个书房,我出版了《抵达》《天瑞地安》《侧面》《时间在这时候慢下来》 《时间的脸》《诗歌与溪水的缠绵》六本书。

因屋子建得比较密,日照时间较短。2012年我们又换了一个高层电梯房。新房才90平方米。拿到钥匙后才知新房的公摊面积大。隔了两个卧室后,几乎没有其它空间了。于是我捣鼓着想把朝北的小阳台改建成小书房。老婆和女儿想要衣帽间。倒是岳母理解我,她对我女儿说,你爸爸是诗人,一个诗人怎么能没有书房呢!?

这个书房太小了,才4平方米。有时我就想,这是不是古今诗人里最小的一个书房?搬家时我选了又选,把理出的一千多本书运到老家。

老家有两间三层楼 书房想多大就多大 我家每一层都设有书架。

我在新居写下一首诗:俯仰穹庐云柳深 空间逼仄亦春吟。地皮竟逐房笼贵,一尺书斋一尺金。诗里算没有什么夸张。

这个才4平方米的书房,依然叫悟悦斋。不过,这次请了著名诗人马新朝题字。另一面挂的是冰心的,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冰心老人的题字小,挂在这里刚刚好。

书总是在毫无征兆中不知不觉地 多起来。书柜放不下了,于是窗台、飘窗、客厅沙发的靠背,都堆满了书。这 些书有的是自己买的,有的是朋友送 的,过段时间就要理一理。我把一些现 在用不到的带回老家(用到时,又要开 车去拿,唉),一些一时用不上的,拿去 送了朋友。

书房虽逼仄,一桌一椅一柜,倒也温馨。无聊时,我就会坐在书桌前,看着远处的山梁,听着古琴曲打发时光。有一次,我无意发现。窗外的远山,有一座特别像笔架,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笔架山吗!?我欣喜若狂。于是写下一首诗:窗外青峰如笔架,蜗居为此自佯狂。闲抛书卷唯求静,娥月迎风夜夜香。诗略有夸张成分。

疫情三年,我就这样躲在书房里一边思考,一边整理书稿。无聊时一个人跑遍瑞安周边的山头。平时不怎么起眼的山头,散落着一些文化遗址,细究下来,还是非常有人文底蕴的。为此,我还写了近十万字的散文,后来结集成了散文集《追着落日到云江》。

在这书房出版的书还有:《与时光喝茶》《光阴越来越旧》《天空之空》《天瑞地安》(修订版)等。主编的有《中国当代诗歌赏读》《瑞安历代山水诗选》《瑞安历代咏物诗选》《瑞城走笔》《东瓯八家诗》等十余本书。

书房虽小 其实一点也不小。

## 飘荡于街头巷尾的吆喝声

林南斌

有旧铜、旧铁、旧铅卖否,有旧衣裳、旧碗、旧书、旧报卖否 一阵熟悉的吆喝声从不远处的巷口飘来,我打开窗户,只见一位收废旧的老人,蹬着一辆旧三轮车,在巷弄里转来转去。他卖力地吆喝着 车头绑着的小喇叭把他的吆喝声传得很远

这吆喝声把我的思绪一下子带回了童年时光。对于好奇心满满的小孩子来说,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小商贩无疑是最可爱的人,他们或推着小推车,或挑着货郎担,或背个蛇皮袋,扯开喉咙放声吆喝着,或婉转,或悠长,或高亢,或低沉,不绝于耳,交织成小城镇里独有的交响曲。

白糖白糖一分一粒 糖饼五分! 青 草 豆 腐(即青草

腐) 哦

修雨伞,修拉链,修手表,修鞋,磨剪刀 哎

街头巷尾的叫卖与吆喝,调子一般都拖得长长的,穿透力很强,充斥着整条街巷。

在我记忆中,沿街叫卖的零食是小朋友们的最爱,特别是那兑糖客的吆喝总是那么诱人。他们用小铁锤敲打着厚铜片,发出清脆响亮悦耳的声音,夹杂着兑糖客别出心裁的叫卖声:有旧衣旧布旧蓑衣旧盆碗,破铜破铁破铅锅破鞋底冇(方言音同恼)啊!快拿来兑糖吃哎 吆喝声一

响,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成群结队的小吃货们团团围住了兑糖客,大家两眼放光地盯着货郎担,生怕放走了这个再熟悉不过的异乡客。

在那个可以以物易物的年代,我们经常用牙膏壳、旧电筒或打破的旧瓷碗等换来好大一块麦芽糖,然后心满意足地躲在角落里细细品尝。当然还有卖冰棍、九层糕、青草腐和卖虾皮紫菜的,他们喜欢把吆喝声扯得很长,生怕顾客听不清。我的小学同学也曾售卖冰棍贴补家用,他们背着一个铺着几层棉被、布条的木箱子,里面包裹着冰棍。用一块小木块敲打着木箱子,奔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铛铛声就是那时候最美的夏日乐章和幸福源泉。

叫卖吆喝通常还要借助工具,如售卖小商品或节庆用品的,他们挑着货郎担,摇着拨浪鼓,吸引顾客过来购买。他们的挑子虽小,但货物一应俱全,有木梳、针线、剪刀、红头绳、篦子、镜子等,简直像一个流动的小超市。沿街走的,还有一个 劁猪 的从业者,劁猪类似于给猪做结扎手术,使生猪长得更快、更肥。他们常揣着一根短竹箫,吹奏一段悠扬宛转的小曲儿。没见识过此行业的人,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将悦耳的小曲与这行当联想在一起。

同样令人难忘的还有小巷里那 咚

咚 咚 的竹梆声,清脆、响亮且有节奏感。每当寂静的夜里飘来几声清晰的敲梆声,我们就忍不住流口水,知道是 卖馄饨的来了,这是一种独有方式的吆喝声。记得上中专时,因为学校宿舍都是封闭管理的,而宿舍正对着一条街,到了夜深人静时,卖馄饨的敲梆声总是吵得我们难以入睡,加上空气中氤氲的香味令人垂涎三尺,于是就有几个调皮的室友对着窗外喊一声:来一碗唉!卖馄饨的小哥答:好嘞,送哪儿给您?校门口。宿舍楼下到校门口要绕好太一个圈,送到时馄饨都糊了,且没人认领最后可怜的小哥只得吃了哑巴亏。现在想来,这种戏耍着实不该,是要在长大成人后的深夜偷偷忏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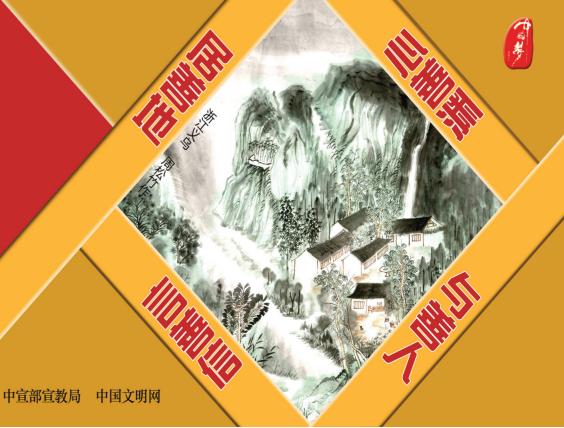
那时候,人们还对耍把戏情有独钟。耍把戏包括杂耍和变魔术,常见的有胸口碎大石、顶碗、吞火、吞剑等。每当到了耍把戏的时候,巷子里就会敲锣打鼓,伴随着声嘶力竭的吆喝声,就会有大批吃瓜群众围观,而每场表演,最后通常都以兜售蛔虫药等狗皮膏药收场。

时过境迁,随着当下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走街串巷的小商贩已不多见,吆喝声也渐行渐远。但是,那些见证了时代变迁的乡村元素,并未被时光淹没,仍在记忆的海洋中熠熠生辉

图说 數价的 价值观

## 上善岩儿常处下至流生活,

友诚教爱法公平自和女民富善信业图治正等由谐明主张



地址:浙江省瑞安市安阳街道万松东路 218 号 邮编: 325299 电话:(0577) 总编办:65816333 发行部:65836178 广告部:65917777 广告发布登记证:3303812017001B 全年订价:258元 印刷:温州浙报文化有限公司